

陈东有 著

金瓶梅

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

65
26



金瓶梅

——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

陈东有 著

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

陈 东 有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插图 200,000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60册

ISBN 7-5360-0530-X /I·482

定价: 3.90元

序

最近几年，在一批老、中、青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金瓶梅》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又应该看到，《金瓶梅》这部“奇书”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需要我们的“金学”家们付出更大的力气。近来，有的同志从大文化的角度研究《金瓶梅》，这对于扩大《金瓶梅》研究领域、挖掘《金瓶梅》研究深度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陈东有同志写的《〈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这部著作，以运河经济、明代理学和封建政治制度为讨论的文化背景，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风俗、民情等诸方面对《金瓶梅》作了多层面、多方位、多角度的文化研究，时有新意，是近年来“金学”研究的新发展，深刻地揭示了《金瓶梅》这部明代大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杰作所再现的正是中国文化发展到16世纪时的种种现实。在文化研究中，陈东有同志提出的运河经济文化、商业小社会、“真”的美学意义、“个人”艺术思维指向、性描写的文化意义、板块相连的艺术结构等观点和有关论述很值得“金学”界同志们重视和共同探讨，使这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意见有助于“金学”的发展。

这本书是陈东有同志的第一部“金学”著作。东有同志还年轻，我希望他能继续这项课题的研究，锲而不舍，争取更大的

学术成果，为“金学”事业蓬勃而又健康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是为序。

王利器

1989年6月15日于徐州，时召开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序

《金瓶梅》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它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人情，曲尽其致，实可与《红楼梦》并驾齐驱，各有特色，难以轩輊。自“五四”以来，以西方文学观念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学，《红楼梦》声誉鹊起，研究者綦众，迄今已成为“红学”。而《金瓶梅》则因其时涉所谓的“淫秽”，新旧社会都一致地予以“淫书”的恶谥而束诸高阁。读者既罕见其书，研究者亦未能寻出采胜而畅所欲言，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

—

文化大致可分为两种，一为道德文化，一为(狭义)功利文化。前者以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为核心，后者以利己为准则。封建社会的中国是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以个人——家庭——国家为构架的专制政体，这就决定了它非用道德手段治国不可，利用伦理道德来掩盖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道德文化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道德文化直接左右着一切意识形态。文学观念和道德观念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凡不合道德原则的作品，都在排斥之列。以有利为准则的功利

文化则是以商业经济为基础，以个人的利益为目的，以是否满足个人物质欲望作为价值取向，正和道德文化相对立。中国几千年来不能说没有商品经济，但由于只是作为小农自然经济的附庸而并未形成主体地位的商品经济，加之屡屡受到封建政治与意识的排挤与打击，功利文化也一直残喘苟且，难成大国，更不用说对一切意识形态产生大的影响了。

在道德文化笼罩下、哺育下的传统文学，严于义利雅俗之别，极力追求所谓的“善”，以“善”为“美”，并在“善”的前提下审查“真”。凡“善”之“真”，为“雅”为“美”；非“善”之“真”，为“俗”为“丑”。于是社会现实中人的物质欲望以及对物质世界的追求皆为道德文化所否定，文学若涉及物质欲望则被冠之以“淫鄙”之名而打入另册。古诗十九首中有“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轲轲长苦辛”，固然是“淫鄙之尤”；就是大诗人李白因诗中言及妇人与酒，杜甫因嗟贫叹苦都受到责难；而陶潜则因写有《闲情赋》，便有人颇感“白璧微瑕”之憾。

因此，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只有诗、文算是文学之正宗，戏曲、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有些戏曲、小说向雅的方向发展，而另一些却总摆脱不了个“俗”字，这就在于它们多言“淫鄙”之事，为传统道德文化所不容。虽然有许多文人如李贽、冯梦龙、毛宗岗等人重视，或议论、或评点，眼界顿广，局面一新，尤其是金圣叹竟将《离骚》、《庄子》、《史记》、杜诗与《水浒》、《西厢》并列，称为六才子书，的确惊世骇俗，极有创见，但并未有悖于传统的文学观念，仍是以传统的文学观念来把小说中雅的因素抬高到诗文的地位，力求在理论上调和雅俗，使其雅化而列入文学之林。胡适认为金圣叹的评点充满道

学气和八股气，不为无据。而《金瓶梅》一书就其题材与思想内容来说，且可谓“淫”中之尤，“鄙”中之最，不仅毫无“雅”处，而且“俗”不可耐。这在古代文学中实在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二

《金瓶梅》与《红楼梦》是说部中极相近而又极相远的两本书。相近之处是它们排除了那些英雄神魔传奇成分，专写现实中人的生活及其心态。又都在艺术上塑造了众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声态俱作，栩栩如生。清末苏曼殊曾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或许就此而言，而因其时有先后，乃有“脱胎”、“倒影”之论。实则二者貌似神非，其文学精神迥不相侔。《红楼梦》全书是“大旨言情”，作者“欲天下人共来哭此情字”（甲戌本第八回脂批）；而《金瓶梅》恰恰相反，是大旨言“淫”，欲天下人共弃此“淫”字。《红楼梦》惟其言情，所以富有诗意，写贾宝玉对大观园中诸女的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示出男女生活中的所谓“善”与“美”；而《金瓶梅》则毫无诗意，西门庆对于女性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关系则是所谓的“恶”、“丑”。言情则雅，言淫则俗。于是那些被道德文化熏出来的文人骚客捧《红楼梦》为上品，而对《金瓶梅》则每生厌恶，难以卒读。

传统文学观念不仅严于情淫之分，而且将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脂砚斋在戚序本《红楼梦》第66回总评中说：“余叹世人不识情字，常把淫字当作情字，殊不知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必伤情，情必戒淫。情断处淫生，淫断处情生。”情与淫竟是如此水火不相容，冰炭不两立。在传统诗文中不乏以爱情为

主题的作品，一旦涉及色欲，便被大加摈斥。《诗经》中多有男女相悦的诗篇，但著诗传、诗笺者，却以“思无邪”之说解之；而齐梁宫体诗则为后人诟病，柳永的词近于欲，也为晏殊、苏轼齿冷而不屑与之伍，界限是十分鲜明的。

这种情淫严格区分、重情鄙淫的实质和意义在于表现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关系和人生中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文化认为男女关系之中，情的内容是一种高尚的精神结合，双方是放弃功利性质的互爱关系；淫的内容是一种粗鄙的物质结合，是追求功利性质的互利关系。前者表现了人的社会性的“善”与“美”，两心相许，互敬互爱，誓同生死，白首偕老，不以利害而变其忠贞；后者则表现了人的自然性的“恶”与“丑”，双方无爱可言，皆以需要而结合，一时固可如胶似漆，一旦功利变化，或同床异梦，或各自东西，甚至反目成仇。《红楼梦》符合传统道德文化的要求，《金瓶梅》则为功利文化之产物，与传统道德文化背道而驰，因此，它们在往日的遭遇也就各不相同了。

三

《金瓶梅》并非限于写两性关系，不仅是一部“淫”书，更是一部“鄙”书。它以一个中等城镇的商人家庭为核心，广泛地描摹了市民生活及其追求和向往。它不是爱情小说，也不应是色情小说，而是社会人情小说。其俗，不仅在于两性关系上的“淫”，而且在于整个人际关系上的“鄙”，可谓无往而非俗。“淫”在美色，“鄙”在财势。它将人的物质欲望、贪财恋色公然形诸笔墨，写得淋漓尽致，所有的人都围着“财”、“色”二字打转，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功利关系，“人的尊严变成了交

换价值”，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个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世界，触目所见，皆是恶人恶行。情淫不两立，义利也不两立。站在传统道德文化的立场上，大可弃之若敝屣，而从功利文化的角度上看，大有深入研究之必需。

作者显然是站在传统道德文化的立场上来写这部书的。正如张竹坡所说，“此书独罪财色”，是一部“泄愤”之作。这从书中许多宣扬封建道德的诗词里可以见出。张竹坡更对书中因财色之欲而造成的人的道德观念、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准则的大破坏感到惊心怵目，他说：“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致慨于父子兄弟这些伦常关系因物质欲望的是否利己而颠倒真假，“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无不以利己为转移。这种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书中也可以看出，作者虽竭尽全力来展开对于现实生活黑暗面的诅咒与对社会道德风尚的批判，却是多么软弱无力，一些研究者每感读《金瓶梅》如在黑暗王国之中而看不到一线光明，这恰恰证明了在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生活中，功利文化的吸引力之大。至于西门庆这个主要人物更充满了活力，是代表了功利文化的发展趋向。他贪财好色，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欲的满足，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横行无阻。作者除了让他纵欲而死，简直没有一点制裁他的社会力量。而因果报应之类只不过是作者无可奈何的幻想。甚至还可以说，作者对西门庆还具有某种程度的欣赏与赞美。在作者的笔下，西门庆霸占良家妇女不算是流氓行径，因为女方自愿乐意；有时还有仗义疏财，济人之急的慷慨一面。总之，作者的主观的传统道德观念在和现实中的功利观念

较量一番之后，竟是败下阵来。

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始终是破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力量，功利文化始终是破坏道德文化的力量。在《红楼梦》中，人际关系的描写还罩着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然而贾宝玉每每慨叹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以后，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未出嫁的少女是珠子，嫁了人就变成鱼目，已经显示出功利文化在人际关系中强有力的存在。《金瓶梅》则是撕去了这层面纱，以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功利观念代替了在传统道德文化幻想掩盖下的功利观念。王国维虽然认为古诗中有“淫鄙之尤”之句，但同时却赞赏它的真实性。《金瓶梅》的全部认识价值与美学价值也就在于它的真实性。尽管作者站在传统道德文化的立场，对他所反映的现实持有批判、暴露的否定态度，但套用过去常用的一句文艺评论术语，这部书的出现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功利文化正在迅速发展，而传统道德文化在它面前显得脆弱不堪。

四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上、政治上发生急剧变化的时代，对《金瓶梅》的研究似乎比对《红楼梦》的研究更有现实意义。人们既要有对物质世界的追求，也要有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人际关系既应有功利关系，也应有道德关系，两者必须统一起来，也是能统一起来的。封建社会的道德文化的要害在于它彻底的虚伪性，用以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封建道德总是虚伪的，封建社会中功利文化也总是畸形发展的。《金瓶梅》正再现

了这一现实。如果我们从《金瓶梅》的研究中得到借鉴，使我们理智地将功利文化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其意义便不仅限于文学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也不可代之以灭天理、存人欲的时代。

东有同志的这本《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挣脱了历来对《金瓶梅》这本书划定的种种框框，从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地理、民俗、人情等各个方面对《金瓶梅》一书进行了大文化层次的挖掘、研究，给人以启迪和教益，很有价值，颇有新意，在《金瓶梅》学术研究领域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对于想了解并鉴赏《金瓶梅》的读者和从事《金瓶梅》研究的同行无疑都是很有帮助的。

在这本学术著作付梓问世之时，东有同志要我写篇序言。聊写所感，姑以塞责。

吴大遼

1989年立夏于江西大学

目 录

序..... 王利器

序..... 吴大澂

《金瓶梅》故事梗概 1

《金瓶梅》的文化背景 31

西门庆的生财与消费之道 77

潘金莲与新旧文化的撞击 104

瓶儿这个女人 128

帮闲食客与商业小社会 151

性行为描写中的文化意义 175

结构特征及其文化信息 207

《金瓶梅》的美学意义 241

论《金瓶梅》独特的艺术思维指向 265

本书参考书目 277

后 记 283

《金瓶梅》故事梗概

上 篇

武松打虎，载誉清河县，得与胞兄武大相会，并拜见了嫂嫂潘金莲。

这潘金莲原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缠得一双好小脚，故名金莲。父亲死后，母亲因日子艰难，将9岁的金莲卖给王招宣府，习学弹唱。金莲16岁时，王招宣死了，又被母亲领出来转卖给张大户家习学弹唱，被张大户收用。张大户的老婆得知后，百般苦打金莲。于是张大户赌气倒赔房奁，将金莲配给借住自家房屋的忠厚的武大，为的是趁武大出去卖炊饼之时，可与金莲厮会。武大虽然撞见多次，因是东家，也不敢言语。张大户不久病死，他老婆便将武大夫妇赶了出去。武大只得另租房屋居住。潘金莲伶俐标致，见武大一味老实，人物猥獘，十分憎嫌，常和他斗气，抱怨张大户不该将自己嫁给这样一个三寸丁、谷树皮的人物。因此，每当武大出外买卖，便打扮得光鲜漂亮，在自家门前帘下与街坊上的浮浪子弟眉目调情。武大也知道老婆的为人，只得再迁房屋，搬到县西街上住下。

金莲一见武松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便有相爱之意，好言要武松搬到家中来住。武松以为嫂嫂是一片好心，将行李铺盖

搬了过来。金莲喜笑颜开，显出十二分热情。武松以礼相报，感谢嫂嫂。一天，金莲乘武大不在家时，置办酒肉，款待小叔。酒过三巡，以戏言挑逗武松。武松忍耐再三，最后正言厉色指责金莲。金莲脸红耳赤，只得收了碗筷。武松则搬回了县衙。金莲在武大面前反说武松不是。不久，武松受县令所托，送金银上京。临行，置酒于哥嫂家中，以此告别，并劝哥哥迟出早归，不要惹是生非。又曲辞婉言请嫂嫂自尊，把住门户。金莲反唇相讥，指兄骂弟。结果大家不欢而散。

武松上京之后，武大果然迟出早归。金莲却依旧打扮光鲜在门口站立。这天，金莲正拿着叉竿放帘子，不小心，叉竿被风刮倒，打在从帘下走过的一个人头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全县知名的商人西门庆。

西门庆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在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是个浮浪子弟，吃喝玩乐，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的人都怕他。人称“西门大官人”。他父母早亡，兄弟俱无，原娶的陈氏娘子早逝，留下一女。最近新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吴月娘为继室，又将勾栏里的妓女李娇儿娶在家中，还娶了妓女卓二姐。

这西门庆挨了一记叉竿，抬头一望，见是位美貌妖娆的妇人，恼怒顿时散尽，转为笑吟吟的一副脸儿。潘金莲先是害怕，后见人家嘻笑有礼，才放下心来。再仔细看时，见这人二十五六岁，清秀潇洒，眉目生情，语言可意，风流倜傥，心下便生出几分恋情来。

西门庆见这妇人秋波闪闪，心中会意，即以银子买通武大间壁的茶房王婆，求她设法通融。王婆见钱眼开，为西门庆定

下十件“挨光计”。西门庆依计而行。于是西门庆和潘金莲茶房相会私通，二人只是恨相见太晚。自此，每当武大出门卖炊饼，金莲便走到王婆这边来，与西门庆做在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不到半月，街坊邻居也都晓得了，只是瞒着武大一人。

有个提篮卖水果的少年，名叫郓哥儿，常在西门庆手里挣点果子钱。他得知西门庆近来常在王婆茶房与武大老婆鬼混，便来寻生意。谁知王婆不让这小厮进茶房去。于是二人吵闹起来。郓哥挨了王婆的打，一篮雪梨也被丢在街心，又气又恼，找到武大，将实情告知。武大听得，便要即刻去捉拿奸夫奸妇。郓哥劝他不必着急，免得吃亏，并为武大设下一计。第二天，武大在小郓哥的帮助下，冲进王婆家捉奸。西门庆和金莲正在房中行乐，听见王婆的喊声，潘金莲顶住房门，西门庆却钻入床下。武大推门不开，只得叫喊。金莲责备西门庆怕死无用。西门庆听了，爬了出来，拨开门闩，朝冲过来的武大当胸一脚。武大当即倒在地下，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事发之后，西门庆和潘金莲只得向王婆讨主意，王婆定下毒死武大、以做长久夫妻之计。于是三人一起，由西门庆拿来砒霜，王婆逐一安排，金莲下药，将武大毒死，然后一把火烧化了事。于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就在武大家中停眠过宿，欢娱取乐，无所顾及了。眨眼两个多月过去。这期间，卓二姐因病亡故。

卓二姐一死，就有媒婆来为西门庆说媒，说的是南门外贩布的杨家寡妇孟玉楼。西门庆听说孟玉楼风流俊俏、百伶百俐，又会弹琴，心中就满意了七八分，待见了面后，已是十分满意了。西门庆一份厚礼送给杨家姑姑，求其作主，并压住了

寻衅闹事的杨家娘舅。于是，西门庆不仅得到了孟玉楼填了三房，而且还得到了孟玉楼陪嫁来的一笔金银珠宝和贵重家具衣饰。孟玉楼刚进门，西门庆又忙着女儿西门大姐的婚事。婆家乃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的亲家陈宅，女婿名叫陈经（敬）济。这样，西门庆前前后后忙乱了一个多月，不曾往潘金莲家去一趟。

潘金莲急得每日倚门盼望，又派王婆去西门庆家打听，只是苦于得不到消息。这天，见西门庆的贴身小厮玳安从门前经过，金莲将他叫住，请到家中，好生招待，问清原委，心中好不悲伤，于是写词一首，托玳安带去。谁知又过了一个多月，不见音讯。金莲以重金拜托王婆再去西门庆家传信。王婆终于在路上拦住西门庆，将他拖到金莲面前。金莲虽是怨声连连，然而恩爱更甚。这时，武松已从京城返回，先差了一个士兵寄书回家。王婆得到书信，报知西门庆和潘金莲。二人吃惊不小。王婆拿出主意，三人当下商定，一不做，二不休，为武大请僧念经烧灵，做了百日，便将潘金莲娶到家中。西门庆将金莲安排在花园内住下，幽僻安静，又将月娘房里的一个丫环春梅叫到金莲房里服侍。西门庆早先就收用了已故陈氏陪房的丫环孙雪娥，让她充了四房，金莲进门做了第五房。金莲进了西门庆家，家中大小多不喜欢，金莲以其伶俐聪明，上下左右巴结盘桓，笼住了月娘，才立下了脚跟。

武松送完金银，回到家中，听王婆说哥哥已得急症死了，又听说嫂嫂已经改嫁，心中惊疑不定。他重新立起兄长灵位，烧纸祭奠，被武大冤魂所惊。四处打听，终于从郓哥处得知兄长捉奸被打的详情。于是到县衙门告状。此时县中官吏都受了西门庆贿赂，哪个肯为武松申冤？武松只得自己寻西门庆报